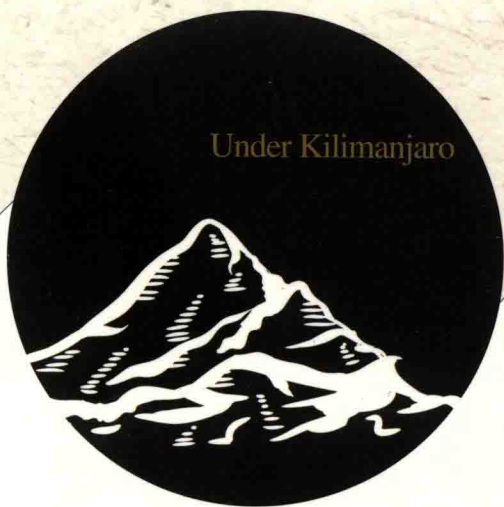




海明威全集

乞力马扎罗山下（上）



〔美〕海明威著

墨沅译
俞凌娣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明威全集

乞力马扎罗山下（上）

Under Kilimanjaro

[美] 海明威 著

墨 沅 译 俞凌娣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乞力马扎罗山下：全2册 /（美）海明威著；墨沅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6
（海明威全集 / 俞凌娣主编）
ISBN 978-7-5143-7122-2

I. ①乞… II. ①海… ②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9908号

乞力马扎罗山下

著 者 （美）海明威
译 者 墨 沅
主 编 俞凌娣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9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122-2
定 价 85.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众所周知，海明威是一个生活经历异常丰富的知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在世界上享誉盛名并且写作风格鲜明的文学大师。海明威复杂的生活经历描绘了他所有作品的故事曲线，也构成了他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主题。

首先，就个人浅见，有必要剖析一下海明威的成长经历。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以西的一个郊区城镇，人口并不密集，因此给了海明威一个平静、安逸的童年生活。幼时的海明威喜欢读图画书和动物漫画，听稀奇百怪的故事，也热衷于缝纫等各种家事。少年时期，他更喜欢打猎、钓鱼，内心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好奇与敬畏，这一点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在初中时，海明威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了文章，这为他日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打下了基础。高中毕业以后，海明威拒绝上大学，他到了在美国媒体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堪城星报》当了一名记者。虽然他只在《堪城星报》工作了6个月，但这6个月的时间，使他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并且在文学功底上受到了良好的训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去战地担任了一名救护车司机。战场上的血流成河，令海明威极为震惊。由于多次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给海明威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他早期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他进行了本色创作，揭示了战争的荒唐和残酷的本质，反映了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战争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毁灭。1923年海明威出版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

诗》，使他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1925年，海明威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短篇故事系列，显现了他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继而海明威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令他成为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老人与海》获得了1953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海明威推上了世界文坛的至高点，可以说，《老人与海》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巅峰之作。

其次，海明威的感情生活错综复杂，给海明威的作品增添了大量的情感元素。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经历，这些经历赋予了海明威不同寻常的爱情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打趣道：“海明威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换一位太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世人皆知，海明威有四大巅峰之作，分别是《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在时间上，他的确先后娶了四位太太。据考证，1917年海明威和一位护士相爱，但是不久后，这位护士便嫁给了一位富有的公爵后代。海明威对爱情始终抱有完美主义，所以这样的结局令海明威无法接受，甚至愤恨。因此，海明威常常将女人比作妖女，这一点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有所反映。1921年，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结婚，但是婚姻观的差异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不得不说，哈德莉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她的帮助下，海明威学会了法文并结识了著名女作家斯泰因。这段时期，海明威佳作不断，哈德莉却毫无成长，这促使了两人的婚姻关系更加恶劣。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使他声名大噪，也间接宣告了海明威与哈德莉婚姻关系的破裂。1927年，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宝琳结婚，两人在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了几年宁静而美满的婚姻生活。海明威在这几年中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永别了，武器》。然而，没过几年，海明威对

宝琳开始厌倦，他遇见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战地女记者玛莎。最开始，海明威以玛莎为荣，并为她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令人叹息的是，这对最为相配的夫妻也在1948年结束了婚姻关系。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维尔许是一名战时通讯记者，研究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三大杂志提供背景资料。婚后，维尔许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家庭，但这仍未给两人的婚姻关系带来一个美满结局。1961年，海明威在家中饮弹自尽，享年62岁。

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和对生命的敬畏丰富了海明威小说五彩斑斓的主题，纷然杂陈的情感生活和不同寻常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海明威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此，海明威的每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闻及书信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海明威用最简洁明了的词汇，表达着最复杂的内容；用最平实轻松的对话语言，揭示着事物的本来面貌。他的每部小说不冗不赘，造句凝练，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即使语言简洁，但是海明威的故事线索依然清晰流畅，人物对话依然意蕴丰富。海明威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风格：“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这无疑是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海明威对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海明威最开始创作了众多短篇小说，使他在文坛新秀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奠定了他在“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中的超然地位。“迷惘的一代”是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的一类作家的总称，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海明威将“迷惘”这一形容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深刻而典型的对话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的彷徨与迷惘的心声书写出来。可以说海明威的大量文字都散发着战时与战后美国青年对现实的绝

望。海明威不止竭尽所能地发挥着对“迷惘”的认知，同时也表现着海明威内心的“硬汉观”。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用风暴、鲨鱼等塑造了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的硬汉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海明威英勇、坚定的生活态度。海明威的众多作品中不仅充斥了“迷惘”“硬汉”等思想，不可忽视的还有他对自然与死亡的理解。作为一个对生命有着独特理解的文学大家，海明威形成了对死亡的坦荡、豁达的人生态度。《午后之死》就明确指出：“所有的故事，要深入到一定程度，都以死为结局，要是谁不把这一点向你说明，他便不是一个讲真实故事的人。”海明威想要表达“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任何人不可逃避”这一观点。《老人与海》中也有海明威对自然生态的想法，海明威利用圣地亚哥、环境、鱼类的关系形象地阐述了：人不能过于追求物质享乐，要尊重自然、节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海明威光彩夺目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探究着人类文明进程中对生命的思考。

海明威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中，海明威表达对西方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绝望和内心痛恨战争的不满情绪，文字中蕴藏着一种悲观和颓废的色彩。海明威在创作中期才改变了这种思想，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海明威心理历程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海明威的后期作品依旧延续着早、中期的写作风格和迷惘情绪，但是却比早、中期的作品反映的情绪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的创作中也充斥了大量的意识流和含蓄表达，从而使读者在真假变换中感受到人物或强烈、或浪漫的内心世界。

为了方便海明威文风的欣赏者了解海明威，我们特出版海明

威全集系列丛书，内包含海明威的多部小说、书信、新闻稿、诗等作品。读者可从中感受到海明威享受心灵的自由却求索不得的无奈，也可感受到海明威对内心对生命最强烈的回响。海明威的作品无论在中心思想层面，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其独到之处，因此他的作品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对于欣赏者来说，要具备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修养才能发掘海明威“海面下的宏伟冰山”，从而产生更多对生命的思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43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5
第六章	75
第七章	80
第八章	96
第九章	106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25
第十二章	143
第十三章	158
第十四章	176
第十五章	192
第十六章	246
第十七章	263

第十八章	281
第十九章	295
第二十章	339
第二十一章	351
第二十二章	363
第二十三章	369
第二十四章	373
第二十五章	399
第二十六章	415
第二十七章	430
第二十八章	445
第二十九章	467
第三十章	475
第三十一章	478
第三十二章	486
第三十三章	500
第三十四章	508
第三十五章	518
第三十六章	535
第三十七章	547
第三十八章	556
第三十九章	564
第四十章	580

第一章

“不，他们不会做那种事。他们不可能做那么愚蠢的事。他们可都是瓦卡姆巴^①的茅茅党人^②哪。”

说这话的老人肯定已过古稀之年，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多老了，但他眼神和善，常带笑意，薄唇犹如利刃一般横亘于英俊的脸上，只有笑时才会咧开嘴角。他是这个庄园的管家，并且他是瓦卡姆巴人，做私人管家已经四十三年了，替一个不错的白人猎手^③服务，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步枪手和侦察员。从第一仗开始到最后一仗结束，都一直跟随着这个主人，主人也已垂垂老去。他和主人惺惺相惜。

穿半军式短上衣，长裤子，包着穆斯林头巾的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很虔诚。对游猎的后勤事宜他所知颇丰，能够让人在享乐的同时又不致伤身。老人单纯，机警，技艺非凡，像所有瓦卡姆巴人一样，愤世嫉俗又不失幽默感。他有五个老婆，最小的一个老婆在他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大约九个月后，给他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他因为心脏病没有再发作了，还想要一个孩子。他像个老妇人似的爱吹毛求疵，又像个没有军衔但已服役三十年的军士那样似的人很严厉。不容置疑的是他的信仰，但在一种特定的宗教仪式里，有多少是利欲驱动，又有多少是真正信仰，我从不知

① 瓦卡姆巴，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

② 茅茅党 (MauMau)，肯尼亚的起义者，亦称土地自由军。1950 年被镇压。

③ Whitehunter，这里特指长期居住在非洲，以陪外来有钱人狩猎为职业的白人。他们熟悉地形，枪法高明，收费昂贵。

道。而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与日俱增。

不管主人患的是普通发烧、黑尿热、阿米巴痢疾、脾疝气，还是有致命危险的蜱热（在没有抗生素之前，蜱热就像落基山斑疹热一样致命），这位老人一直在服侍他的主人。主人非常依赖他。在主人经受着脊柱损伤、慢性坐骨神经痛、肺炎以及痔疮等各种疾病苦痛的时候，他一直在旁照料，共渡难关。晚上，主人在帆布浴缸里洗澡，他就站在帐篷里守护着。这时，你可以听到他们之间的交谈。在主人面前他从来不坐，就站在那儿，取笑主人，骂骂咧咧，似乎主人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太了解彼此了，并肩作战无数次，相互欣赏和尊重，感情深厚。所以，在晚间洗澡这种时刻，你很难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他们犹如一对共谋犯。他们以忠诚服务和保护主人著称，美国那些被宠坏的有钱人的孩子，那些正经八百的猎物标本收集者，各种又老又有钱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能把在位的王公大臣训练成彬彬有礼的学生，对他们的重要性和能力都深信不疑。到东非来是许多人已经想了大半辈子的事，献身于崇高的野兽杀戮事业是他们所渴望的。这意味着猎杀大猛兽有许多专业技巧。这群人，通情达理，他们时时刻刻都沉浸在这奢侈的享乐游戏里，手边钱不多时也会给足小费，他们是最好应付的。这些人学习当地的斯瓦希里语^①，重点是学习为他们服务之人的名字，不再大喊“小弟”之类。这位游猎队老总管的名字叫黑帝，在瓦卡姆巴语^②里，这个名字非常高贵。可那些喊他的人都不知道这一点，而他自己知道，但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只是在还未记事的年纪起，就有了追猎的天分，像许多注定没有好结局的天才坏小子

① Swahili，东非多国的通行语言或官方语言。

② Kamba，肯尼亚瓦卡姆巴族人用的语言。

一样。他知道自己会在这一行一直干下去，直到预料当中的第二次心脏病来袭。

因为东非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游猎并非简单之事。那个白人猎手是我多年的亲密老友，我敬重他，胜过敬重父亲。而他对我信任有加，我自觉惭愧。不管怎样，我该努力不辜负他的信任才是。他对我因材施教，放任自流，只有在我犯错误时才指出并修正，他会解释为什么错了，然后说要是我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就会更加信任我。他思维缜密又勇气可嘉，待人接物触觉敏锐，见解独到。他有着好人的软心肠，非常顾家，却更喜欢离家而居。他热爱家庭，热爱老婆和孩子，但注定要流浪。他最后因为必须得回他的那块在肯尼亚的两万英亩的畜牧场而离开我们。那天黎明之前，他跟我说：“老爹^①，我不会透露女主人的任何事情，因为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她一直都很信任。只有在那个该死的马加迪城^②。”他朝烟管吸了一口，吐出烟雾，“你不能信任任何人、任何事。我不想你到那儿去。在那儿，就算我俩背靠背站在一起，也有可能都丧命。”

“我一直都很小心。”

“有些地方小心也没用。这也不是那些可怜的嗜血动物的错。”

“我知道，大多数时候都吓得胆战心惊。”

“那是个不能惹的地方，不过你胆子也大得很。”

“我和夫人都很喜欢那个地方。”

“我知道。不过孩子们可不喜欢。据我所知他们没有一个是胆小鬼，但就是不喜欢。”他说。

“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一点，本应该知道的。我猜是因为那

① Pop，根据后文，他们互称老爹。

② Magadi，肯尼亚南部城镇。

些该死的小路吧。”我说。

“那个区域树林太茂密。小路，还有动物，都是原因。”他说。

“我不知道这些，很抱歉。太傻了，我原来还只担心大树枝被风吹断掉下来。”我说。

他喝了一口茶，说：“没事。不是你的错，你不过是想当然罢了。”

“你有没有留意过，斑马的后腿上多久会有一次狮子的爪子印？”

“当然没有。”

“跟我透露点游猎的秘诀吧，老爹，你知道我的斯瓦希里语有多烂的。”

“黑帝听得懂你说的所有语言，他会帮你搞定的。女主人也学了不少斯瓦希里语。”

“我正在学习瓦卡姆巴语。”

他说：“那干吗不找我？”

“找黑帝怎么样？他信任我吗？”

“他只是觉得你有点儿坏，倒是很信任你。”

“他也是。”

“他当然也有点儿坏，所以能识别你。”

“那我该怎么做？”

“努力点儿，别使坏。”

“使什么坏？”

“你自己知道。”

“你知道，世道变了，我也不能不使坏去笼络人心，我不能再做谦谦君子。”

“在这一点上你做得没错。只是不要太坏了，如果发生猎战，你得采取黑帝的战略战术。我觉得你不一定要亲自上阵，但你会的。那么，你就要确保让他理解你的意图。记住，跟着你的人有

许多是穆斯林长者，不要让他们吃不该吃的肉，这一点要当心。黑帝喜欢吃鸟肉，这对他来说是合法的美食，他爱吃。他们喜欢粗玉米粉，还有适量的鼻烟，给他们搞点。这些都很重要。高兴就行，老爹，不要故意表现得太好了。”

“我会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面对大象时，我不想自己像个傻瓜似的一无所知。”

“你会学到的。”

“还有呢？”

“记住每个人都比你懂得多。不过决定得你来做，还得让他们能够执行。营地那些事都交给黑帝就行了。你尽力做到最好便是。”

有些人就爱指挥权，热切渴望得到这种权力，他们往往急不可耐，不想依照正常程序从别人手上取得。因为它是自由和被管制两种状态的完美结合，所以我也热爱指挥权。能够自由指挥人，要是这种自由变得危险起来，责任的约束又可以使你免难，你肯定会很高兴。数年来，我早已厌倦只在自己身上实现指挥权。而且自由甚少，约束倒挺多，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优缺点。

近来我读了不少写我的书，都不喜欢。对我的内心世界、生活目标以及动机，这些作者似乎都了如指掌，作者在书里描述得就像自己亲历了我曾经历的战场。而实际上，这些写书的人不仅没在场，而且在战争期间，个别人还尚未出生呢。尽管我从未有过那些感受。但所有这些写我内在和外在生活的人，都对自己所写的坚信不疑。

就在和老爹谈话的那个早晨，我希望我的良师益友菲利普·帕奇瓦尔先生没必要用那种简短而又点到为止的话语来交流，那是我们之间曾约定俗成的语言方式。我无比渴望自己能得到详尽

的指点，就像英国政府指导飞行员那样。我希望自己能问他一些不能问的问题，但我知道，我和菲利普之间必须像瓦卡姆巴族的风俗一样严格遵守约定。我很久以前就已经明了，只有通过自学来逐步减少自己的无知。虽然有了指挥权很幸福，只是从此以后，没有人来纠正我的错误了。那也是一个因此而孤独的早晨。

我们互称老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叫他老爹时，他并不太介意，那样毕竟不太合礼节，但只要不在公众场合叫就行，不过，我到了五十岁，也成了一个老者时，他接受了叫我老爹的方式，也很开心地，甚至带点恭维和漫不经心。但要收回，就会让彼此感到很难受了。自己在私底下叫他帕奇瓦尔先生，或是他称呼我的大名，是怎样一种情景，我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这种情景。

总之，我有许多问题想问，有许多事情还想探究。但是，我们因为惯例，对这些事缄默不语。那天早上，我感觉异常孤独，他自然也知道。

“恩谷伊很可靠。虽然他曾是唯一一个给我惹过麻烦的孩子。你跟他合得来吗？”他说。

“我们现在是兄弟。不过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是穆克拉^①的儿子？”

“我想你自己会知道的。”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莫罗也是穆克拉的儿子呢？”

“他是穆克拉另外一个妻子生的。这里每个人都有亲属关系，不要去考虑血统问题了。”老爹说。

“那些小孩子都不错。”

老爹说：“是啊。难能可贵。高兴点儿，你不可能再得到更

^① M. Cola，海明威之前到非洲打猎时曾雇用过的一个瓦卡姆巴族人。

好的了。”

我说：“我没有不高兴。只是你要走了，觉得有点儿寂寞。”

“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哪。你不会寂寞的。你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不会一个人的。”老爹说。

我没再说什么，眼睛盯着之前燃烧的一小堆灰烬，在灰烬当中躺着未燃尽的干树枝，大火已熄灭。我有许多问题，千真万确。

老爹说：“要是没有问题，就没有乐趣可言了。你又不是技术工——他们是这样叫白人猎手的。现在的白人猎手大多数是技术工，他们会说一些本地话，走别人去过的地方。对本地语言的掌握，你很有限，但你带着你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同伴自己在那儿开辟过道路，这次还能走出几条新路来。你就尽管说西班牙语好了，要是你一时想不出恰当的瓦卡姆巴语来，这里大家都爱说西班牙语。或者让女主人替你说，她能比你说得清楚一点儿。”

“那就算了吧。”

老爹说：“我会准备块地方给你。”

“那大象的事呢？”

“大象你就不要想了。又大又蠢的动物，大家都知道它没有什么危险性。只要记住其他能置你于死地的野兽就好了，它们可不是那些傻乎乎的乳齿象。我还从未见过带两道弯痕尖牙的乳齿象。”老爹说。

“这事谁告诉你的？”

老爹说：“黑帝。他跟我说你在淡季时，曾捕获过几千枚这种象牙，还有剑齿虎和雷龙的。”

我说：“那个狗日的。”

“他还真有点儿信了，别骂他。他有一本杂志，上面写得还蛮有说服力。我看他是时信时疑的，这取决于你有没有给他带些珠鸡去，还有你枪法的总体水平如何。”